

第 35 屆耕莘文學獎 得獎名單

【散文類】

- 首獎 墨央《粿》 ——103 年散文創作坊
- 佳作 翁建道《右轉後的寧靜》 ——103 年文學導航班
- 佳作 原為《紙情》 ——103 年大眾小說創作坊
- 佳作 夏云秋《母親的滋味》 ——103 年女性文學書寫研習

【小說類】

- 首獎 從缺
- 優選 石遂《愛情故事》 ——103 搶救文壇新秀再作戰文學營
- 優選 安姬《戒癮俱樂部》 ——103 年兩岸小說創作坊
- 佳作 左手的圓《最後一搏》 ——103 年兩岸小說創作坊
- 佳作 曉葉《逾期》 ——102 年搶救文壇新秀再作戰文學營
- 佳作 翁淑慧《抄度》 ——103 年女性文學書寫研習

（本次小說類首獎從缺，入選兩名優選平分首獎獎金。）

（佳作依收件次序排列）

特別感謝各評審

李儀婷、林巧棠 散文類
凌明玉、黃致中 小說類

【散文類】首獎 墨央

作者簡介：墨央，十九歲大學生一枚。寫作是一種戒不掉的癮，雖然時不時撞牆，但享受每一次看到哪個作家的作品被感動的雞皮疙瘩掉滿地然後又一次拿起筆來直到下一次筋疲力盡。重度酬劉梓潔和黃宜君，枕邊擺著快翻爛的《父後七日》和《流離》。喜歡美食，喜歡慢跑，偶爾惆悵自己一事無成的十八歲，立志十九歲要更轟轟烈烈，最近覺得人生是一場有目標的流浪。

《糶》

只有一個小窗子的陽光。成堆的乾柴疊在屋角，平坦的水泥地，只有一層白漆的水泥牆，空間有著底片的褪黃感。小小的凳子上坐著還小小的我，兩隻眼睛直直地盯著三尺前的灶——紅磚砌成的臺子，半月形的洞口有火霹靂啪啦地在燒，臺子上的大蒸籠一動也不動。

「要等偌久？」

「要擱等一下。」

這大概是我五歲的時候的事情了。

白日裡想起一片模糊，但是在夢裡時它頓時清晰了起來，如水的倒影。甚至可以聞到柴火燒裂的焦味，陽光灑下和老屋混合的氣味，有點舊，有點黃。陽光像塵埃飄散在空氣中，有點點光芒在巨大的蒸籠上跳躍，撲嚕撲嚕，一陣小小的白煙裊裊升起，蛇般妖嬈繚繞回應陽光的召喚。從瞌睡中頓醒的我一看見白煙冒出萬分興奮的跑去拉住外婆的衣角，好了好了好了，一邊嚷著一邊拖著外婆往灶邊走走看看那越發濃厚的白煙。好了，我和外婆期待地看著，等待柴燒盡的那一刻，準備起鍋。

從那時候開始，急性子的我學會等待。

和外婆一起共度的童年歲月就像一部食記，肉粽、燉豬腳、年糕，每每思及，總叫人口水直往下流。其中糶是最喜歡的一道，也是做工最為繁瑣的一道。叫做糶，其實就是家喻戶曉的蘿蔔糕。看見外婆開始磨黃豆時，剛起床迷濛的睡眼也會陡然一亮，耳邊是鞭炮霹靂叭啦的響，張眼盡是滿燈結彩的紅。記憶中外婆的蘿蔔糕一年只有一次，是一年的幸福的開始。從很小的時候我就不玩扮家家酒，比起拿著塑膠製的小鍋鏟翻炒彩色黏土，我更喜歡屁顛顛的跟在外婆後頭嚷嚷要幫忙，或是乾脆挨在她身邊看她做東做西，偶爾簡單的也會讓我幫下手。即便只是磨個兩下，我也能玩得樂不可支。磨豆，備料，攪拌，一切過程中我最不能忍

受的就是等待，等待在灶上慢慢蒸製固體狀的過程。往往沒一會我便像小蟲似的扭來扭去，頻頻拉著正在和鄰居聊天的外婆的衣角嚷嚷著好沒好沒。外婆每一次都耐著性子說，等等，再等等。等等，再等等，即使難過，我也乖乖照著做了，沒別的就因為每一次經過等待結局總是如預料的甜美，就像粿在蒸煮後完美成形。

每一年我們都蒸，像是一個祈福儀式，每一年我都比前一年擅長等待，也都比前一年擅長忍耐。再不能像小時候一般，在關公(因我外公性關，所以拜關公)面前大刺刺的偷吃，平坦的蘿蔔糕被我挖得坑坑巴巴像月亮的月紋，氣的外婆哭笑不得。每一年外婆總是說，等你再大一點就叫你爸爸蓋一個灶，阿嬤教你做粿。要多久才算長大，八歲？九歲？十歲？等等，再等等，外婆總是這麼說。讓我每一年都期待自己可以再快一點長大，再快一點蓋個灶，外婆和我就能一起蒸粿，想蒸就蒸。然而，在我期待時間流逝的同時，外婆也開始慢慢地不蒸粿了。起先是因為扭著了腰，下一年是因為推不動石磨，炒不了配料，再下一年媽媽把外婆帶回家裡來，再下下一年外婆住進了醫院。門外是阿姨在爭論著外婆名下不多的遺產，門內我挨在外婆身邊，爭著明年一定要一起蒸粿。媽媽進來把我趕到外邊玩去，出去之前我看見外婆氧氣罩後的臉微微一笑，點點頭。等等，等等，再等等，我默默地替她說。

一個月後，外婆離開了，正月，也是我們要蒸粿的時候。我一直都好好的，一個月，三個月，一直到那天，阿姨送來她自己做的蘿蔔糕順帶提到她終於找到願意買下外婆故居的買主，滿嘴蘿蔔糕的我突然被一個念頭痛打在地，毫無預警，措手不及，我就著馬桶哇啦啦的全吐出來，無法抑止，連眼淚一起，好像不全吐出來就無法呼吸。

等你再大一點就叫你爸爸蓋一個灶，阿嬤教你做粿。她這麼說過。

那個約定，被我們遺留在灶台上，巨大的蒸籠一動也不動。

評審評語／李儀婷

作者藉由一個小小的「粿」，成功串起作者與外婆的美麗時光。

作者選擇的物件雖小，看似沒什麼特別的料理，但經由作者緩緩寫來的過程，藉由一次又一次的等待，考驗著孩提時作者的耐性，也烘托出外婆對人生的哲理與耐性。

文中，外婆的一句話：「等你長大叫你爸爸蓋一個灶，阿嬤教你做粿。」點出了阿嬤對孫女的呵護與期待，也點出整篇作品的力量與悲傷，因為一等，就是一整個人生。短短之作，寫出了整個生命，作者功力可見一斑。

【散文類】佳作 翁建道

《右轉後的寧靜》

我知道，出門後如果車子左轉，走高速公路，在奔馳的車流中航行，很快就可以抵達分院的安寧病房。如果右轉經熟悉的小路，在起風時穿過一波波起起伏伏的稻浪和白茫茫的菅芒花間，一樣能到達醫院，只是會多了些時間。但那段奔波醫院的日子我總是習慣向右轉。

或許因為右轉能讓我再次遇見父親當年一個人在田裡耕作時的寧靜。

從父親進入急診室再隨著佛號聲回到家前後就只一個月。

那天晚上我匆匆趕到急診室，在走進人群出入不斷的大門，擠過排列凌亂的臨時病床後，視線才穿過高高低低的點滴架看到父親。他和大哥就靜靜坐在椅子上等待，周遭圍繞著護士的叫號聲，病患斷斷續續的呻吟和家屬輕聲細語的安慰聲。父親在沉重的消毒水味中閉目養神，我望著他紅潤的膚色，心頭稍為安定後在他身旁坐下。

急診室外黑夜籠罩的廣場不時有著鳴著笛，閃爍著警示燈的救護車疾駛而來，就在醫護人員匆忙進進出出，玻璃門開開闔闔間，我仿佛看見許許多多微薄似輕煙的希望正一絲一縷無聲無息的隱沒在黑夜裡。

正如在這個多霧的台地上，朝霧總在陽光現身後，逐漸散去。

父親在急診室待了兩天後終於等到病房。這是一間空間寬敞的兩人房，父親的病床緊鄰佔了半面牆壁的玻璃窗，窗外是這棟大樓的中庭，景色雖略為單調，但安靜。父親心情也輕鬆許多，再也不須待在擁擠吵雜的急診室裡。不過這是白天，到了夜深人靜時，房間裡的寧靜卻反而成了疼痛的推波助瀾者。

再一次翻看父親住院期間的記錄已是出殯之後。住院第一天晚上九點吃完止痛藥後就寢，十一點就痛醒，找來護士，護士打電話請示住院醫師，醫師考慮再三後同意打止痛針，護士來打止痛針時已是十二點過後。父親已換過兩次衣服，因為痛到汗流浹背。

自此，疼痛幾乎是與日俱增，我們不知道它何時會來，也不知道它何時會離開，不管你做了多少努力，按摩、熱敷、貼片，永遠無法阻止它的到來，父親始終在焦慮它的出現。如果人的一生真的會受到前世冤親債主的糾纏，那疼痛就是父親幾世來的冤親債主。從年輕時背痛、中年坐骨神經痛、上半身疼痛、老年時的骨刺，這些無日無夜的疼痛讓他一生中沒有幾次能平靜的一覺到天亮。雖然這一切他都熬過來了，但他仍沒辦法接受，我們也不相信，在他的晚年，最痛的胰

臟癌會找上他。

檢查報告出來那一天，我剛幫經過一夜折騰後的父親梳洗完畢，主治醫師進來輕鬆的和父親聊過後走到門口向我招手，我走出房間，就站在走廊他直視我的眼睛說，如果不治療只剩三個月。

那是蟬聲如浪濤般洶湧而至的季節，一期稻作已結滿沉甸甸的稻穗，遼闊的稻田也由一片青綠轉為金黃的大地。風穿過稻田，帶來的不是稻葉悉悉窣窣的摩擦聲而是沙！沙！沙，穀粒擁擠在一起的喧嘩聲。當半夜父親無法入睡，我扶著他在走廊散步時，他會問我現在開始割稻了嗎？即使我們已經很久不再從事農務了，他仍然懷念赤腳踩在泥土上的日子，那也是他這輩子最平靜、踏實的時光。

與醫師確定治療方式後，父親轉到腫瘤科病房，這間位於十三樓的病房，父親仍是靠窗的病床。疼痛暫時得到控制，但他昏睡的時間卻也增加，體力一天天在流失，手開始莫名不停的顫抖，父親再也無法下床走路。有時他在凌晨醒來會要我扶他在床側坐好，我和他並肩坐在一起，握著他不斷顫抖的手，看著窗外，從一片漆黑直等到曙光出現，從寧靜無聲的馬路等到紛紜雜沓的上班人潮。望著返家那條道路，我不知道他是否清楚再也回不去了。

腫瘤科醫師很慎重的找我們談話，希望我們能考慮轉到安寧病房，讓病人可以在緩和醫療中減少痛苦得到寧靜。但我們要怎樣開口？要怎樣告訴父親，你的子女已經放棄對你的治療，你只能拋棄一切求生意志靜待死神的來臨。

安寧病房位於分院，救護車須翻過一座小山頭才能到，車內的沉默如沉重的烏雲壓得我幾乎無法喘息。當大哥最後還是跟父親提到醫師的建議時，他只是平靜的交待後事，並要大哥在祖先牌位前請祖先過來帶他走。窗外震耳欲聾的知了聲一波波襲向車窗，走過八十六載歲月，這將是父親所聽到的最後一個夏天。

住進安寧病房的父親清醒時間越來越少，隨著嗎啡一點一滴的催眠，他大部分時間是在沉睡。或許在那深沉的睡夢中，他已脫掉這一身病痛走到那靜謐晨霧中縱橫交錯不斷向前延伸的溼潤田埂上。護士依然每天固定時刻進來測量血壓、體溫和血糖，但這只是例行性工作，大家心裡都很清楚，我們已由抗拒轉為等待，等待一個生命的流逝，等待病痛跟著軀體消失，似乎唯有這樣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寧。

告別式後，我開車帶著父親的骨灰左轉上高速公路。父親生前即已選定萬里的佛寺作為他的長眠之地。他喜歡這裡背山面海的景觀，更在意暮鼓晨鐘時刻的法師誦經。沒有人知道死後是怎樣的世界，不過父親也瞭解他再也不能右轉回到那讓他內心平靜的土地，唯有這裏的誦經聲能帶給他真正的寧靜。

隨著東北季風的到來，我們已在為父親的百日誦經，接下來是對年、再來是合爐，父親已漸漸離我而去。但我知道父親與我曾經一同擁有過的寧靜歲月並未消逝，她仍然隨時會從我的記憶深處浮現眼前，就在我右轉走進靜默田野的那一刻。

評審評語／李儀婷

作者利用去醫院探望父親的道路，以看似左轉和右轉的簡單區分，寫出了不簡單的生命企盼。

左轉是快速的捷徑，可以直奔父親；右轉雖然路途遙遠，卻隱藏著對父親未來生命的想像，文筆簡單平穩，卻含藏著高度情感與生命重量，是一篇上乘之作。

【散文類】佳作 原為

作者簡介：

「原為」，原為「袁葦」。

現職為學校系統的職能治療師，穿梭在各國小，國中的校園裏，擔任諮詢輔導的工作。

25年前的少女時代，曾經參加過耕莘青年寫作會，嘗試當文青，埋下文學的種子。

成為熟女後，加入「台北市婦女閱讀寫作協會」，也又回到了耕莘，與文學寫作再續前緣。

斷斷續續的練筆，找回了老情人，順便回憶了前半生。原來，之於寫作，那份眷戀一直都在。

這枝筆，將持續陪我紀錄生命。只要這點點滴滴能滋潤乾涸的花草，對口渴的人有那麼一點點幫助，我都會握著這枝筆不停耕耘。

《紙情》

對於乾淨純白的紙，我一直有著敬畏的心情。

在沒有影印機及整疊整疊 doubleA 影印紙的年代，完美無瑕的白紙在我的童年並不容易取得。正因如此，若有機會拿到一兩張沒有染過色彩，沒有沾過筆跡，也沒有載入過情感的白紙，我會很小心地不讓紙張的四個角折損，也不許在這一方的領土內沾上任何髒污或筆墨。然後，雙手捧著紙張正反兩面巡禮過兩遍之後，才能安心地將它們平平整整地放入牛皮紙袋中，收藏，等待，等待再拿出來使用時那神聖的一刻。

我常用的是媽媽從公司帶回來的回收公文紙塗鴉，畫一些花朵、動物、小人

打架等有的沒有的小玩意兒。其他像爸爸用來寫信印有紅色直線條的十行紙，或哥哥每學期用剩布滿綠格子的作業本，甚至課本上每一頁的空白部分，還有皺摺累累的牛皮紙袋上，都是可以滿足繪畫癮頭的好所在。

雖然我可以把十行紙上紅色直線條當作是動物園裏獸籠的欄杆，或把綠色格子當成大廈的窗戶，再去補畫上獅子老虎大象，和窗內一家人正在吃團圓飯的畫面；但不管怎麼說，畫起來都不如在一張純白的紙上無拘無束，盡情揮灑來得自在爽快。

媽媽公司的公文紙薄薄的，周圍印有「台灣 xx 公司」藍色字樣。那紙張如此輕薄，以致於把它舉起對著光源看時，會覺得它透得像一層薄紗，背後景物的輪廓襯著光線凸顯出來，仿若另類柔焦。

我把紙張覆蓋在喜愛的卡通圖案上，卡通人物的線條從紙纖維縫隙中透出來，沿著線條，我依樣畫葫蘆地畫起小甜甜捲曲有致如波浪般的秀髮，和閃閃發亮的大眼睛。這樣的描圖紙，讓我學到了不少臉部表情及姿勢動作的畫法。但鉛筆若削得太尖，紙張脆弱的質地容易順著運筆的方向被勾破，還是能任筆尖在夠紮實的白紙紙面上悠遊暢行，才是王道。

畫起來手感比較好一點的是泛黃的白報紙。大大的一張白報紙，既沒有印上紅線條綠格子，也沒有又薄又脆的質地；它的邊緣角落有著不規則的漸層黃漬區塊，隱約透露出紙張的年紀。這麼自由的一大片紙面，可以隨心所欲的布局人物的位置姿勢，還能多放些配角，更方便加入故事的情節。無奈，在上顏色時卻讓我有些困擾甚至不悅。原本計畫把主角人物拇指公主的臉龐著上明亮粉嫩的色彩，我興沖沖的以膚色打底，在她的雙頰暈上美麗的淡淡桃紅色，但著完色後一欣賞，硬是感覺拇指公主粉底下的臉色蠟黃，連可愛的笑容都令人覺得有些心酸。嗯，總結來說，泛黃的白報紙雖然能製造出復古的效果，但是又那裏比得上純白紙漿明亮的時尚感與蓬勃的朝氣？

所以，潔白純淨的白紙，總有那麼一股說不出來的魅力，靜靜勾引著我一筆一筆走入另一個世界。當它無邪坦白地攤在面前，我彷彿看見它身後的萬種風情及默許眼神：「畫吧，帶給我絢麗繽紛的色彩！畫吧，賜給我一個動人的故事！」

因著如此，小時候帶著白紙的我，很乖。

週日的下午，媽媽若需加班，總喜歡帶著我去辦公室陪她。我會安靜地在她的視力範圍內坐一整個下午，因為我帶了一牛皮紙袋的白紙和彩色鉛筆。我也喜

歡陪她加班，因為那個下午很長，有足夠的時間讓我在白紙上異想，遨遊。更重要的是，媽媽在加班時，絕對不會打擾我，讓我分心。

我虔誠的拿出白紙，對著它說故事。

當我想念和玩伴們游泳戲水的滋味時，我會用畫筆告訴白紙一個有著海一般深藍色波浪秀髮的人魚公主，和海豚們嬉戲玩耍的快樂故事：人魚公主淘氣地隱身於海草當中，海面波光粼粼，銀灰色的海豚躍出水面尋找公主的身影，在空中畫出一道完美的弧形。

當我在書中認識了放牛郎王冕時，我就會畫一個家境貧困的放牛孩子，在黃昏時分爬上樹摘果子止飢的故事：一頭大黃牛靜靜地在如茵草地上反芻著青草，鼓著雙頰的孩子在大樹枝椏間，繼續採著叢叢青翠中的鮮紅果實。池塘邊有幅他未完成的畫，畫中有嬌豔粉嫩的荷，而池中也有婷婷的君子花。

「有聽過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故事嗎？」我問白紙，開始說一個愛畫畫的女孩，倚著楓紅的樹幹，睡眼朦朧地望著一隻戴眼鏡的兔子學究，匆匆忙忙從她身邊蹦過的故事。而在畫面上地平線的遠處，有一個洞，一個深不可及通往仙境的無底洞。

我更曾經含著淚，氣嘟嘟地向白紙訴說過一個被家人冤枉的小女孩，挑著行囊離家出走的故事：這孩子的臉上掛著委屈的淚痕，懷裏揣著一本「苦兒流浪記」。孩子用一根樹枝挑著花布包著的換洗衣物，花布包的一角露出她最心愛絨毛熊熊圓呼呼的尾巴。家，在孩子的身後好遠好遠處，太陽快要下山了，今天晚上，該睡在那兒好呢？

腦海中的畫面，就這樣一幕幕流洩到紙上，白紙這忠誠的傾聽者，無私地包容了我所有遐想與情感，編織了我的童年。

現在，我依舊收藏白紙。有 A3 大小、B5 尺寸的，有厚如蛋殼、有薄如蟬翼的。我將它們一一分類放入標示清楚的不同紙袋中。

平面的白紙，總為我，不，為我們帶來三度空間以上的驚喜。前天，我和八歲的女兒一起為紙娃娃完成了件華麗復古的紫紅色低胸晚禮服；昨天，我陪著手指動作不靈巧的特殊學生，摺了十來隻大大小小展翅待飛的千羽鶴。

那，明天，後天，有什麼能讓孩子們驚呼連連呢？我打開紙袋，心中有了完美的答案。

評審評語／林巧棠

身處資本主義高漲的消費社會，作者以真摯的情感為底蘊，從童年經驗出發，寫出對於微小物件的護惜之情。作者心思纖細敏感，行文流暢，內容四平八穩。若能將散落的片段組織完善，此文將更上一層樓。

【散文類】佳作 夏云秋

作者簡介：本名陳惠玲，1980年生，曾以寫字維生，為人母後遂沉浸與孩子重回童年的甜蜜冒險，寫作的夢想在生活中逐漸模糊，然而生乳養育讓少不更事的靈魂因此茁壯，成了創作的養分。1958年，海明威接受《巴黎評論》的訪談時說：「只要別人不打擾你，隨你一個人去寫，你任何時候都能寫，或者你狠心就能做到。但最好的寫作注定來自你愛的時候。」如果可以，想這樣靜靜寫字，直到修練成為以愛、寬容、智慧為妝的老太太。

《母親的滋味》

一格一格填寫，愈想整齊地把字跡歸進一個個框框裡，愈按耐不住心裡的暴走衝動，總覺得填完眼前這一堆日後將歸入各個檔案夾的單子，孩子也將正式納進一個未知的教育體制中。學生基本資料表、健康紀錄卡、路隊調查表……填到營養午餐調查單時，我問孩子：「你要訂營養午餐還是吃媽媽做的呢？」他揚起嘴角，眼珠發亮說：「媽媽做的，我要吃媽媽做的，媽媽做的最好吃！」在「不訂營養午餐」一欄中用以極為確定的力道打勾，我笑著。

開學前一晚，孩子上床後便安然入睡，絲毫看不出任何緊張或擔心。而我填滿了所有形式上所需的資料，心裡卻頓時空得像是明天孩子要結婚似的，只得對著丈夫唸著：「為什麼填幾張紙，孩子就要被搶走了呢？」「真是太難接受自己將要成小一生的母親。」丈夫笑我胡鬧。然而，為人母沒有多愁善感的空間，早早入睡，好早起為孩子做頓豐盛早餐才是該有的實際。

開學日終於來到，孩子不到七時就自己醒來，悄聲走進爸媽房間，到我耳邊輕聲喚：「媽媽，起床做早餐囉！」說完便走出房門去盥洗，睡夢中，我依稀聽見是那個初生的嬰兒，哇哇哭著要討奶喝，於是半夢半醒，我起身去哺乳。這孩子天生自律，總規律地在該喝奶的時間醒來，出生三日便養成定時喝奶的習慣，而我也總在他哭聲傳來的前一秒自動開始分泌乳汁，一日一月在這默契中，孩子喜樂穩定地吃飽了睡，睡飽了吃，這會兒，成了小學生，也是這樣不叫人費心的

脾性。

「希望媽媽明天可以幫我做咖哩飯。」孩子在第一個全日班睡前，甜甜笑地向媽媽許了願望。誰知三歲的孩子莫名地高燒不退，急得我心慌意亂，整夜未眠，天亮昏睡前，想起孩子期待的表情，怕是沒辦法悉心熬上一鍋咖哩了。於是孩子上小學的第一個便當，我撐起眼皮又頭昏腦脹的，一邊想著學校裡的小一新鮮人不知適應得如何，又同時為躺在床上高燒的小身軀懸著心，花上二十分鐘以快速的海苔飯糰、荷包蛋、南瓜洋芋餅、水煮玉米和青菜組合而成，絕對稱不上豪華也不是他最愛的咖哩飯，更沒有想像中準備便當的浪漫，只有為人母的牽絆隨著菜餚一道道裝進便當，再以為人母的堅韌扣緊盒蓋。並且再次確認，無論何時，我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二十多年前，母親在家中繁重生意和三個幼兒需索間穿梭的身影映入眼簾，這樣的母親準備便當，那又是怎樣需要奮力的事？想來相較此刻的我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弟弟妹妹生病了或工作耽延了，她是如何能九年來沒有一日間斷地在正午，把熱騰騰的便當送到我的手中呢？當時的我，總在拿了便當後，含糊不耐地應付叮嚀，便轉頭離開，不記得自己是否向母親道謝過，但我對那個常看著別人便當裡沒吃過的菜投以羨慕眼神的自己倒是印象深刻。

一直到了婚後，從未進過廚房的小姐，成了為丈夫孩子的健康，日日煮食的主婦，我才有機會在做菜時揣想母親做每一道菜的樣子，想像著母親從小姐成為人母的過程是如何的摸索，在刀匙鍋爐間反覆溫習著小時候未曾細嚼的母愛。於是能夠回娘家吃頓母親煮的飯，不必親手下廚，但有人全心全意為你著想的準備一餐飲食，成了自己當母親之後，覺得最溫暖放鬆的享受。母親煮的每一道菜，從不花俏，也不常變化，煮法雖簡單但食材講究，有了自己的家以後，才能體會這素樸卻用心的美味就是家的味道。

雖然嫁做人婦，母親的影響在我家的餐桌上無處不在，大多數的菜色是我依著味覺的記憶如法炮製，也可能是我照著她在電話裡告訴我的做法而做；有時候是她種的青蔬和為了給孫子補身體養的雞；或是我央著她替我做一道能冷凍隨時備用的梅乾滷肉；甚至可能是我厚臉皮地要她幫我包一袋外頭買不到一樣味道，我最愛吃的水餃。母親喜愛烹飪嗎？或許母親與我一樣，對煮食說不上喜愛，只是為了愛，為了丈夫孩子，甚至為了孫子，願意反覆不停地去做，不知不覺，便在所愛者的舌尖漸漸地堆疊出屬於自己為人母的味蕾密碼，通往母愛的味道。

正午將至，趕忙把便當送至學校，孩子靜靜地坐在校門等著，見了他我像一世紀沒看到他似的迫不及待地問：「你今天好嗎？」他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說：「好啊，上得超好的！」（意思應該是說上學很快樂）。再問：「餓不餓？」點點頭：「餓啊，很餓，媽媽，妳幫我帶什麼？」「都是你愛吃的，你待會兒看了就知道喔！」。這一刻，我想起他在我肚子裡時，那種看不見卻又親密，陌生卻又熟悉，只能透過那條臍帶，把愛和營養，滿懷期待傳送連結的感覺。「謝謝媽媽」，他提了便當轉身要回教室的瞬間，我趕快拿出手機，喀嚓，拍下他第一次笑盈盈地提著便當袋的畫面。耳邊彷彿聽見，喀嚓，臍帶剪斷的聲音。

放學接孩子時，問他便當好不好吃，他眯起眼睛說：「好吃，都吃光光了！」接著滔滔不絕說著一天點滴，然後提到今天學校吃的剛好是咖哩，我問：「那你不是很想吃嗎？」他回答：「只有一點點想吃，因為媽媽做的便當更好吃！」我想，孩子比二十多年前那個女孩，更加懂得珍惜「母親」的滋味。

評審評語／林巧棠

作者以填寫表單的行為開頭，成功地敘述了一個母親的焦躁與不安。作者運用了倒敘、插敘的手法回憶自己孩提時母親的辛勞，再反襯如今已成為人母的自己，箇中滋味只有當自己成為母親時才懂得。文末，「耳邊彷彿聽見，喀嚓，臍帶剪斷的聲音」一句，精準地傳達出母子分離的感受。此文情感真摯，蔚為佳作。

【小說類】優選 石遂

作者簡介：台南人，很喜歡笑但是不常快樂，目前就讀成大醫學系。很喜歡將所見解構，這個世界對我來說還很新，所有陳舊的事物都必須被重新命名，然後捨棄。專長是寫每次都不一樣的個人簡歷，還有做失敗的事情。與世界保持著若即若離的短暫接觸與離散。

《愛情故事》

他總是不願意醒來，太過明朗的早上，我會坐在他的床邊，聽著他喃喃自語。說著如果你願意殺了我，這個世界會不會比較快樂。

我其實已經漸漸地習以為常了，關於他的自卑與他的病態。他是一個自責的人，生命中大半時光都是自己一個人活著，純粹活著。自己一個人起床、刷牙、吃飯、洗衣服、工作、回家、看書、然後自己一個人睡覺。直到我遇見他。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他的哪一點吸引，或許更直白一點，他跟我之間的結合不像是正常的男女關係，而像是把兩塊正好可以互補的破片用針線縫在一起。彼此努力成為對方缺乏的那個人。

他漸漸地醒過來後，會自己下床。他一天的生活非常規律。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他最為憂鬱的時段坐在他的身邊，聽他講述所有想要死亡的念頭，也忍受他把手伸進我的衣服裡慢慢地遊走。然後再滑出來。他從來沒有跟我做愛，而我看著他的眼睛，也就足夠。

吃完早餐之後，他會習慣到附近社區繞一圈。出門前我會試探性的跟他說說話，像是問他要去多久，想怎麼走。這個時間點的他會比較開朗，笑笑地跟我說

大概會繞一個小時，想沿著牆壁走到沒有牆壁的地方。他說話總是令人摸不著頭緒。

於是我會坐在沙發上攤著。這段時間的重量對我來說微不足道，漂浮著不像是時間，反倒像是游離的分子在空氣中散布著，彷彿可以看到具體化的分秒走在面前，悠悠哉哉的晃盪著。然後時間數算的間格越來越小，先是分，再是秒。然後一秒一秒數著，偶爾會配著心臟跳動的速率，試圖將自己的思緒拉回現實。但是無用，很快的又恍惚的失神，或者陷入自己的思維裡頭無法脫身。

幾個月前，還沒遇到他，我跟三個女孩共同住在某間窄仄的宿舍當中，房東開出了一間兩人房，然後當著我們的面直截了當的說，只要我們住的下，要住多少人都可以。我們精打細算的將房間切割，然後自取所需的占領的自己的空間。接著物品有自我意識的蔓延了開，爬至別人的桌上別人的床上別人的衣籃。漸漸地自己的東西找不到，桌上的東西清不掉，而其他人毫不介意。

那段時間，我以為我再也不想跟別人共用空間，或者是心境。

在那之後我失戀了，當時我非常冷靜，聽前男友說完要跟我分手的理由之後，點點頭不再說話。但是真正開始難過，卻是在好幾個月之後，在最無助的時候遇到他時，第一次跟他擁抱，我才放聲大哭，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想哭，但是哭的時候，我想到的，卻是那個跟我提分手的男生。

從戶外回來之後，他會吃一些我做的午餐。但是都是淺嘗輒止，像是蜻蜓點水一般的攝取足以維持生命的量之後就不再吃了。

他一天內興致最高昂的時段大概是在中午到下午的時間，他會翻開一本一本的書閱讀，有些時候是文學有些時候是政治學、社會學。有那麼一次我看到他在看食譜，但是期待了好幾天之後他仍然維持他的生活規律模板，並沒有真的煮東西給我吃。

到了下午的時候，他的眼神會越來越空洞。看書的速度會越來越慢。然後沒過多久，他會搬一張椅子到陽台上面，看著窗外的人們走動，多半時候是沒有車子的，他也不在意。我曾經想過，或許他想看的並不是人，而是這個城市挾帶著所有居民漸漸老去的日子。我問過他這件事情，他並沒有回應。有時候我會覺得恐慌，想著他看著日子漸漸地老去，隔日再醒過來重新複習這一切，這個重量或許有些巨大。

通常到了晚上，我只會準備我自己的晚餐。他會自己一個人鎖在房間裡面，任憑我敲門或者是叫他都沒有反應。我會繼續癱在沙發上已經形成壓痕的地方，小小的讓自己被容納進去。然後一點一點的吃完晚餐。這段時光非常的久，尤其

考慮到我已經慵懶到無法思考了。

在我大概吃完晚餐之後，他會開門。這代表著我可以進去了。他會縮在床鋪的一角。然後我會刷牙，關燈。躺在他的身邊，抱著他。不管他喜不喜歡，就這樣子緊緊的抱著。

有那麼一天，在早上醒來的時候，他坐在我的床沿。我眼睛睜得大大的，瞪著天花板。忽然有一種無可名狀的東西打中了我，像是活化了什麼或是關掉了什麼。我開始喃喃自語，說著，如果你願意殺了我，這個世界會不會比較快樂。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麼。日子一天天的過去，而我們像是被施了法長不大的愛麗絲，或者是被吹笛者引誘淹死的小孩。每次被提起，都會重複一次固化與死亡的過程。

我們兩個是拼圖，然後漸漸地移動，原本屬於我的被他挖空，原本屬於他的被我填滿。直到我們成為了對方，互換了身體，然後呢？日子還是要繼續走下去我們還是要像兩條狗一樣追逐對方的尾巴嗎？

或許時間會因此而倒退，我天真的想。所有經歷過的事情的重演難道不是時間回溯的證明嗎？我嘴巴上說著各種死亡的可能，心裡卻想起當初遇見的那天，他走進了醫院的便利商店，坐在我旁邊。我們開始聊起了生命中遇見的各式各樣的人，從出生的父母到最近拋棄自己的男女朋友。我笑著說，這個世界真的沒什麼意思。不如死了好了。他忽然靜默下來，看著我說，如果我成為你活著的理由呢？我說不可能，並且將手遞了過去。手腕上有一道一道深深的傷痕，他將手湊了過來，淺淺的笑說，我也有。

那天我們相擁，鈍化的身體在幾個月後才穿過彼此。

評審評語／凌明玉

〈愛情故事〉是參賽作品中文字質感較好的一篇，兼具詩意且誠懇的敘述，兩個帶著傷口、彼此療傷的人似有若無的愛情，意識流動隱隱夾帶的情緒，讓這篇散文文化的小說始終有種將爆未爆的隱藏事件，吊足讀者胃口。但優點同時也是缺點，人物型塑和事件結構不夠完整，只能倚賴場景和細節來填充，小說的張力無法呈現，愛情故事終究停留在作者的想像，很可惜。

【小說類】優選 安姬

《戒癮俱樂部》

女子覺得自己浮在浪裡。

她可以感覺全身已肢解，連感官都分崩離析，整個城市好像跟她一起浸在水裡。她下意識尋找自己失散的自己，於是飄流過一個又一個建築物收拾散落的身體，最後終於順著漩渦流進這裡，停了。

高聳的木門上，鑲著一顆花紋如漩渦般的黑石旋鈕，女子凝視著旋鈕上的光澤，意識似流入其中，她恍神，終究推開大門，水流順著開口將她一併衝入，殊不知漩渦是只進不出。

女子不知道意識帶她前往的，是「戒癮俱樂部」。

這裡提供所有需要戒斷各種上癮症狀的人一個與世界隔絕的空間，讓人專心與自己搏鬥。對於世上許多難以根除癮頭的人，這裡均有容身之處。菸、酒、毒品部門以往是最熱門的幾個戒斷中心。但這幾年，一個新成立的部門，病人呈現直線上揚的爆炸性成長，這個專門處理精神感知方面症狀的地方，人們暱稱其為「失戀戒斷中心」。

中心的內部設計極為雅致，和其他部門配置的鐵窗、行軍床有著天壤之別。一進門讓人恍如置身中古世紀歐洲居所，鋪木地板上躺著厚氈毛料地毯、桃花心木桌椅圍著壁爐，火光跳躍映照在紅泥磚牆上透著一股厚實溫暖的氛圍，雅致的骨董瓷盤在壁櫥裡靜靜立著，也成擺設的一部分。或許是心靈已被折磨至極限的人無法再承受肉體的艱苦吧，所以這等舒適，女子心裡想著。她抬頭仰望天窗曬進屋裡的陽光，今日陽光普照呢，「但無論身在哪裡，對我而言都是地下墓穴，死氣沉沉。」

那男人是女子的上司，一見鍾情就發生在面試的時候。似乎為了印證女子總是選擇崎嶇的道路、被錯誤的靈魂吸引，上司果然早有家室，妻子是某政黨大老千金、家世背景雄厚，離婚不得。但兩人似乎都挺享受在眾人睽睽下的暗通款曲、員工旅遊時的眼目傳情、在會議桌下的勾纏刺激。她覺得自己很扭曲，道德的警鐘竟然一次都沒有響過，沒想到男人扭曲的程度更甚，無數次當著她的面，和不同的女人上演原只屬於他們的偷情戲碼。

她終於崩壞了。

眼前景象像一個千萬呎高的巨浪撲打而來，圈圍的框架支解在周身旋轉，她不知這浪潮是幻覺還是真相，總之她痛到全身都要碎。當她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在診療所中了。

情緒與記憶所產生的上癮症狀，不若毒、菸、酒癮戒斷手法般一翻兩瞪眼，遇到像情感這種無實體，又無所不在的病根，專家醫生們多年來研究許多方案，終於在近年內得到突破性的重大發展：抽取患者最甜蜜、最纏綿悱惻、不可抹滅的那段記憶，在其腦中不斷重播，用最強烈的心跳癱瘓情感神經，直到試驗者對此情節感到生厭，不想再重複為止。用此方案診療的患者大多得到極少副作用的正面療效，因為自主性的選擇遺忘，能驅使人往前邁進而不再回首過往。

當女子躺進猶如時光膠囊般的記憶重組囊艙時，醫生充滿信心的預祝她將迎來一個全新的人生，她也期待著重生的那一刻。

然而並不如預期。

醫生驚訝的發現，情緒測動儀屏幕上顯示過去的記憶不但沒有消退，反而以詭異的速度增生，女子前額葉像海綿般無止盡的汲取過往的快樂情緒，像黑洞極力吸取光線般需索無度，反覆回播甜蜜的記憶不僅無法讓她放下原本的感情，反而更加重了患者的上癮程度。

原來遇到重度缺乏喜樂之人，此療法並無法適用，數次的治療失敗，已經將她的身心容受程度逼到極限，新的實驗再無法成功，恐怕將面臨瘋癲的風險。

走投無路了，一位年輕醫生提出一個極具危險性的手法：既然患者對快樂上癮，何不反其道而行，無限重播她人生最悲慘的回憶？眾人聞之驚恐，這樣的待遇豈不是丟入活地獄般，記憶重組結束後非死即腦殘。

但女子簽了同意書。或許眾人預測的結果就是她想要的吧。

她躺上機台，看著天窗撒落的陽光，外面必是綠草如茵。她看著自己逐漸捲入黑暗的漩渦，過去人生的千瘡百孔再度經歷一遍、遭人遺棄、同儕霸凌虐待、母親的情緒暴力、所愛非人、她拿掉的孩子用血淋淋的眼神幽怨的看著她。

她感覺自己分裂成一個個的小孩蜷縮在黑暗角落，那個失去愛的她、恐懼的她、憂慮的她、憤怒的她、暴力的她、神經質的她、歇斯底里的她、許許多多的她像動物大遷徙般，帶著所有的暗黑情緒凝聚奔跑而來，撼動著鼓膜、力量強大到她要爆炸了！

「不要怕。」一個溫柔和煦的女聲像一道光出現在她腦中說道。

情緒測動儀屏幕上原本快速旋轉的黑暗漩渦，外圍突然多出許多光亮的小點四面八方的湧入，朝向負面神經傳導物質撞擊，漆黑的大腦像無垠的宇宙，因著一個一個劇烈的碰撞使神經元發出刺眼的閃光，暗黑細胞正大規模的消弭中。群醫不可置信的看著奇蹟般的轉變。

她則看見那原本如巨獸般在黑暗中奔跑的分身們湧入一團光源中一併消失了。

「你是誰？」

「我是妳，全知的妳。」

「竟讓我等到如今？」

「過去你總是逃避和否認我們的存在，我們沒有一個分身能成功長大，沒能互相擁抱融和成為一個完整的個體。記憶重組的逆向操作把所有的孩子都逼出黑暗角落，於是我來了。」

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寧靜如有溫度的陽光包裹住每一吋的她，一股新生的力量從體內甦醒。

「不用再怕了，我會愛妳，直到我們生命終了的那一刻。」

評審評語／黃致中

如何戒除戀愛的癮？作者先提出了可信的模型，再經一層翻轉而後收尾，基本結構有完成、設定有野心，也算有趣的科幻小品。可惜整個故事似未能妥善地塞進現有的篇幅限制裡，導致有些細節的處理略嫌粗糙，中後期到收尾也有些顛簸；整體而言仍有其亮眼之處，可說瑕不掩瑜，故予優選鼓勵。這篇作品有繼續延展的潛力，期許作者努力琢磨，讓它能充分地開展成更好的樣子。

【小說類】佳作 左手的圓

作者簡介：一九八三年產出，十八歲那年第一次在網路發表作品，意外被出版社相中，因而產生「我似乎有點寫作天份」的自我感覺良好，這些年斷斷續續維持與寫作的緣份，希望有朝一日成為優秀的文字創作者。我不在寫作，就在尋找寫作的靈感中。

《最後一搏》

靜玲佇足在 303 號房外，房裡傳來一陣節奏不規筆的拍擊聲，啪啪啪、啪啪啪——

一名女子尖細的嗓音試圖應和著掌擊聲，音調忽爾拔高綿長，旋又嘶啞急促，與鼓掌的音律不協調，宛如初入球場抓不準喝采時機的球迷胡亂吶喊。

靜玲轉動鑰匙推門入內。她踏進房門的瞬間，掌聲與歡呼聲戛然而止。

一男一女一絲不掛，以後體位的姿勢僵楞在床上，像一座失敗的情色石雕。

男人年約五十歲，身型發福，頭頂半禿；女人最多不超過三十歲，相較於男人顯得過於年輕。

靜玲直瞅著呈跪姿、腰部以下貼合在女子裸露臀部的男人，憤怒與嫉妒在她的眼底不停交錯，她不確定該用什麼態度來看待眼前的一切。

女子倉惶地用白色被單遮擋住裸軀，丈夫的身體則仍維持著原來姿勢，僅頭部轉向房門處，細長的雙眼大睜，嘴巴撐到幾乎快將下巴頂在喉結上，整張臉猶似一張被拉撐變形的畫。

丈夫的面孔忽地向內皺縮、糾結，痛苦具象為爬滿臉孔的深刻紋路，頸部以上的肌膚脹紅得像隨時會滲血，洞張的嘴傳出語意不明的呻吟，右掌緊按在心臟的位置，然後便趴倒在床上。

看著丈夫栽倒的模樣，靜玲腦袋掠過一個不知在哪讀過的詞彙——馬上風。

觀禮的親友們前來慰問，靜玲始終維持著淡漠卻不失禮儀的姿態應對。

靜玲沒流半滴淚，她不確定是因為一切發生得太過突然感受太不真切，還是對棺中之人的感情早已點滴無存，所以擠不出淚水。

她對這段名存實亡的婚姻早已心死，夫妻關係能以這種方式落幕，對她而言已是個超乎預期的合格結局。

當她與親友將寫有大悲咒的紙蓮花扔進火堆時，她悄悄地將一張對摺數次後僅餘巴掌大小的紙張也投入焰團裡，紙團是丈夫生前一直催促她簽字的離婚協議書。

她很清楚兩人間早已不存在愛的成份，但她不容許屬於她的東西被人奪走，所以遲遲不願簽字。在愛情裡，他們形同陌路；在法律上，他們仍擁有著彼此。她不打算連這項權利都被剝奪。

如今丈夫走了，一直到死前丈夫仍屬於她的，現在，她願意在協議書上簽名，也算完成丈夫生前未竟的願望。

年輕女子拿起床頭旁的電話，以顫抖的手指撥打 119，靜玲立刻伸手壓下電話座上的斷話鍵，用那雙理智到接近冷血的眼睛盯著女子。

「穿上妳的衣服，然後離開。」靜玲音調出乎意料平靜。

「可是……」年輕女子視線在偷情的對象及靜玲之間游移。

「我會當一切沒發生過。」

女子遲疑了一會兒，最後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決定。

女子離開後，靜玲呆坐在床沿，多年來的婚姻生活在她腦海快速播放，全是難以連貫的瑣碎片段。

電話鈴聲乍響，將靜玲從半昏半醒的狀態回到現實，旅館櫃台人員來電確認要退房或加時。

「退房。」她說。

掛上電話後，她再次拿起話筒，按下幾個小時前這支電話曾撥出的號碼。

急救人員趕到 303 號房時，丈夫早已沒有生命跡象。當他們將丈夫從俯趴翻轉為仰躺的姿勢時，一名急救人員不自禁噗哧一笑，但旋即以掌掩嘴，眼珠偷偷轉向靜玲，深怕自己的無禮舉動會激怒她。

靜玲全然未覺那名救護人員的失禮之舉，她的注意力已完全被丈夫的遺體吸引。

丈夫兩條大腿中間昂起的陰莖，雖然不若生前該有的硬挺，但明顯呈充血狀態，硬度應該達到能夠完成性交的低標。

她都快記不起來上次見到丈夫私密部位是什麼時候，更別提還是挺立時的模樣。

她有股想笑又想哭的衝動。

一名身披麻紗的中年婦女，手持麥克風，邊以哀悽的腔調唱著愁苦的歌曲，邊以誇張的趴跪姿勢一路從臨時棚架跪爬進靈堂。虛假的哭聲伴隨音調蒼涼的曲子透過音響放大，將喪禮烘托得猶似一場變調的慶典。

婦女趴俯在靜玲丈夫的棺柩前，哀慟的神情與肢體，宛如棺裡躺的是她的親人。靜玲站在中女婦女的斜後方，漠然的神色與中年婦女形成強烈對比。

靜玲與丈夫沒有小孩，這是兩人當初共同的決定。沒有後嗣，所以她聘請一位孝女白琴代為哭喪。

這些年來她與丈夫仍以最低限度在人前維持夫妻關係的假象，她從未向人提起丈夫有外遇，當然，徵信社除外。

從靜玲所站的角度望去，斜前方孝女白琴持麥克風的高度與角度，正好與橫躺棺內的丈夫陰部處於差不多的位置，好像她手裡握的是丈夫的陽具，而不是冰冷的麥克風。

孝女白琴持續以高頻刺耳的聲音哭唱著，在靜玲的眼中，看起來竟有種像在幫丈夫口交的黑色幽默。

急救人員在旅館房內將丈夫翻過身的畫面條地閃現在腦海，她在腦中將畫面定格放大在丈夫充血的陰莖上。

到頭來，人都死了，色慾卻比靈魂晚走一步，頑強滯留著。

忽然一股難以抑制的笑意從喉嚨竄升至嘴邊，突破緊抵的唇瓣，溜了出來。剛開始只是一絲不易察覺，如細流般的短淺輕笑，後來潰堤成肆意狂笑。

前來祭奠的親友被她突如其來的癡狂笑聲震懾住。

孝女白琴止住哭聲，轉頭呆望靜玲，這是她從業多年來首次遇見如此弔詭的情況，但她畢竟是這一行的佼佼者，歷練過無數風浪，立刻從詭譎的情形回神，繼續她的工作。她趴回棺前，像是受到靜玲狂放笑聲的挑釁，以更加聲嘶力竭的方式嚎哭哀叫。

幾位觀禮的親友被眼前的滑稽景象逗笑了，不過僅止於掩面竊笑，多數人則勉力假裝一切正常，試著維護這場喪禮的莊嚴。

笑聲與哭聲交織在一起，漸漸地，笑與哭已再難分得清楚。

評審評語／黃致中

作者書寫場景與物品已有一定功力，有些不錯的細節——比如燒去協議書的時機、麥克風的意象聯想等——均有其巧思，能抓住讀者眼光。但整體劇情略嫌俗套，段落間的銜接也有進步空間；而且最後主角與孝女白琴的互尬段落缺乏說服力，帶給讀者的困惑蓋過了原本想營造為高潮收尾的意圖，為其可惜之處。

【小說類】佳作 曉葉

《逾期》

鬧鐘第三次放肆撕開午後的慵懶，茹茹伸手去推身旁的男人，男人只是把她往懷裡拉近一些，咕嚕了幾個意義不明的音節，可能是可可，琪琪，或佳佳，不要鬧，禮拜天，再睡一下。

禮拜天，三點二十分，禮拜天……混沌的大腦像是突然被針扎了一下，她一

下子掀開棉被，冷空氣兩秒鐘把兩個小時的溫存吃光，他們都像大夢初醒。

「我今天不用回家吃飯。」男人的低啞嗓音緊貼著她敏感的耳垂，沿著耳朵的輪廓一路咬進去。

「但我要去接小孩。」茹茹推開他，撿起散落在地上的衣物，從內衣開始一層一層把自己穿回來。男人的手還想過來，卻被她擋在衣服外。天暗了，不能讓孩子等太久，她說。

不顧男人想表達的煩躁，她知道他只是不習慣他不在第一順位。你該回家了，別讓她等。她把今天到期的DVD塞進水藍色布包，拿了鑰匙急匆匆要出門。

男人翻身趴在枕頭上露出棉被下半片裸肩，見她是真的要離開，只好伸手去撈落在床下的襯衫，順口問她為什麼不拿紅色的包，比較搭。

「門口的花給你帶回去吧，你不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但有人會記得的。」她假裝沒聽到他的問句，「記得鎖門。」

廣播主持人用故作深情的語氣唸著點播歌曲的聽眾想對女朋友說的話，十八歲，大概是還有勇氣談永遠的年紀，茹茹的食指不耐煩地敲著方向盤，滿懷惡意地猜測少年口口聲聲的「永遠」會是一個月，還是更久一點，五個月？

十八歲的時候，她也有類似的幻想，幻想有個男孩會為她做些浪漫瘋狂的舉動，男孩一個換過一個，卻沒有一個願意從幻想中走出來。二十八歲那年，她和朋友搭肩高唱不婚有理單身無罪，一起說好不結婚的姐妹在隔年步上紅毯，她還當了伴娘。一晃眼，三十八了，朋友向她哭訴老公外遇時她只能恍惚地想著，這樣真好，若她也能經歷這些，就不必再依賴想像了。想像該怎麼被愛，該怎麼被傷害，用自己的體溫想像不出來的，就往別人的體溫去尋。

但別人願意給的，終究也只是想像罷了。

吃過幾次相親飯局，也曾有個人對她掏出戒指，她差點要被套進現實，緊接而來的卻是一連串的出櫃告白和請求幫忙。這就是所謂的煙霧彈嗎？那時候她只問了這麼一句，然後覺得自己像煙霧一樣被融回幻想之中，原來現實的傷害那麼冰又那麼燙。

也許人之所以是恆溫動物，就是為了抵抗傷害的溫度吧。

懷裡抱著妹妹新出生的女兒的時候，她更篤定了自己這個驚扭的論述。那麼小的，柔軟的，脆弱的，溫潤的生命，赤裸地來到這個世界上，除了溫度以外，能用什麼保護自己呢？

她小心翼翼地捧著一個生命，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和小嬰兒接觸的寸寸肌膚，妹妹的問句她只接收到了最後三個字：好不好？

「什麼好不好？」她問，下一秒注意力又被拉走，「妳說這娃兒的體溫是不是有點低啊？」

「妳可以幫我顧小希一段時間嗎？等雙胞胎上了軌道，我再把她接回來。」妹妹的表情看起來比她還為難，「妳那邊，那樣，呃，方便嗎？」

她輕輕點頭，說了句最近沒人。妹妹不好意思地道謝，而她低下頭假裝鎮定

用指腹在嬰兒臉上畫圈，掩飾指尖的顫抖。

小希第一天住進她家的時候，哭鬧了一個晚上找媽媽，她一次次從睡夢中醒來，撐著不斷墜落的眼皮，把小希摟在懷中輕拍她的背，呢喃無意義的溫柔哄騙來安慰她，突然好能理解為何那些男人們拋下家庭逃到她這裡來，帶著某種恐慌。

從那天開始生活變得好重。第一次如此強烈而迫切地被需要著，她只覺得全身不自在，好像飄在半空中的氣球硬是被拉了下來。第一次對男人說「今晚不行」時，她不免想像：願意犧牲那麼多，一定就是愛吧。而為了這小小的驕傲，她又無限可悲。

小希一住是五年，妹妹曾想把她接回去，但她在夜裡哭喊的對象變成姨姨。姨姨說可以，姨姨說不行，姨姨說要乖，姨姨說沒關係……妹妹受不了，把孩子又「還」給了她。那天她去載小希時，刻意板著一張臉，「她是你媽媽。」她對小希說，五歲小女孩最會鬧脾氣，手指扭著蓬蓬裙，把小熊維尼的臉掐成哭臉。

姨姨。她不回答，只是喊了她一聲。姨姨，姨姨，姨姨姨姨……

茹茹只能沈默，嘆了口氣，眼淚幾乎要掉下來。

安親班的門口只剩小希一人站著，茹茹遠遠看著那嬌小的孩子孤零零的樣子，心裡一陣疼。她搖下車窗喊她，小希笑開了朝她衝來，一上車就嚷嚷著今天晚餐要吃姨姨煮的牛肉麵和炸花枝丸。

「妳今天要回家。」茹茹壓下了答應的衝動，不忍從照後鏡看她的表情。

果然小希的笑容馬上垮了下來：「現在不就是回家嗎？」

「今天是母親節。」

接下來一路，小希都癩著嘴不說話。直到茹茹把車停下，她吸了吸鼻子，依然一言不發打開門就要下車。

「小希，妳的東西忘了拿。」後座沙發上一束花靜靜躺著，跟她方才讓男人帶回家的那束好像。

一隻腳已經跨出車子的小希沒有回頭：「老師說康乃馨要送給最愛的媽媽……」

茹茹想跟她說那就帶回家送媽媽吧她一定會很開心，但她突然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姨姨，母親節快樂。」

軟軟的，糊糊的，小希說得太小心翼翼，她不敢接。

回家後茹茹沒有打開燈，黑暗中整個人倒向床時壓到包包裡的稜稜角角才想起剛才忘記順路去還DVD，明天過期了就要罰款了。

她把包包丟下床，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也丟下床，安心地嘆了一口氣，忘記男人送的紅色的包，忘記過期的DVD，忘記小希。

輕飄飄地，她閉上眼睛。

評審評語／凌明玉

〈逾期〉將小說的時間抽離出來，運用象徵做了不錯的示範，包括年紀的「保鮮期」、DVD的「過期」、妹妹寄放（過久）的孩子，可看出作者扣合題目的企圖。可惜DVD的意象使用不夠精確，DVD的租期雖短，仍可續借，嚴格來說不夠指涉人物於「逾期」的恐慌。作者善於調度小說意象，但意象之間缺乏好的過場和重要情節安排，意象的作用便顯得刻意不夠自然，小說的情感也會越寫越弱，結尾有力氣放盡之感。

【小說類】佳作 翁淑慧

作者簡歷：始終認為文字比語言更能完整表達自己，於是在經過一個很長的逗號後，覺得還可以繼續認真寫下去。

《抄度》

「噗噗——」老李的摩托車拐進一條小巷，老舊破損的銅鐵拖著低啞悶沉的引擎聲。

他把車停妥，額頭滑落下來的汗珠在他黝黑臉上拉出兩條線，他摘下安全帽，朝自己搨了搨，火爐般滾燙的身體慢慢冷卻下來，心裡嘀咕著大太陽底下騎摩托車跑來跑去的，誰受得了？他從工作袋取出瓦斯度數記錄表，看到一個個等著補上數據的坑洞就覺得心煩，希望上週逐棟貼好的記錄表回填率能高些，不然組長又要給他臉色看了！

昨天組長絲毫不留情面給他，在同事面前直接將他負責的表單攆在桌上，一句話都不吭，叫他比待宰的羔羊還難受，他急忙解釋：「組長，我已經一家一家按電鈴了，都沒人應門，實在沒辦法阿！」抬頭觸及冷酷臉龐掃射過來的嚴峻目光，立刻噤聲，不敢再辯白下去。

這年頭年輕人都不懂倫理了，他的年紀都可以當組長爹了，基本的禮貌都沒有，要不是組長爸爸和老闆是朋友，哪能一進公司就當主管，說來說去，還不是大家說的靠爸族！真不懂有必要這麼囂張嗎？老李腦中突然浮現大學剛畢業的兒子，不知道最近工作找得如何了？之前有些工作因為待遇太差，不願意接受，勸過他好幾回了：年輕人不要眼高手低，剛出社會要懂得吃苦忍耐，戲棚下站久了也會是他的，不知道這些他聽進去了沒？

就像他看到公司裡年輕妹妹的花錢方式，總會忍不住告誡她們：「趁年輕要

多存點錢，不然結婚、生孩子後就辛苦了。」沒想到最時髦的小綠回他：「嫁個有錢老公不就好了嗎？再不然就像趙小姐……」話沒說完，一旁的女孩全不懷好意笑了起來。

看來傳言趙小姐和老闆的事是真的。

「老李，今天可要認真一點阿。」出門前負責登錄度數的趙小姐邊補妝邊對他說，聽起來真像老闆娘的口氣。看她朝臉部抹上一層又一層白粉，真好奇如果從臉頰邊摳一摳，會不會掉下一張皮來。他記得電視上的聊齋女鬼就是把臉皮攤在床上，畫完後抖一抖再披回去的。這畫面讓他冷汗直冒，伸手往額頭揩去，留在手背坑坑疤疤的觸感，讓他不禁思索當女人也不錯，醜的可以畫成漂亮的，蒼老的也能畫成幼齒的。

索性拿原子筆在記錄表塗上幾筆，空白欄位就能變出實際數字，不用再一家家撇門鈴了，腦袋雖這樣想，食指卻仍賣力工作著。

一顆蒼白不見血色的頭顱從二樓陽台探出來，「衝三小！害我死一條命！」死一條命？正困惑時，對方又問他一遍衝三小，他耐心說明來意，不料對方竟不答理，轉身進去，「砰」的摔門聲用力撞了他心臟一下。

世風日下，他亦年歲俱增，難道要衝上去跟這混帳小子大幹一架？想都不用想，輸贏立刻分曉。他放棄交涉，猶如戰敗的雄獅拖著沉重的腳步離開。

條地刮起一陣颯風，剛才的陽光好像被風吹走一大塊，天色瞬間暗了半邊。他的頭髮被吹亂了，地上廢棄的廣告單也飛得半天高，風沙逼得他眼睛都快睜不開了。一台裝滿雜貨的叫賣車緩緩駛近上下眼皮間的夾縫，老李一睜眼嚇了一大跳，怎會有人把自己的照片掛在車斗前當招牌？唉叻，多觸霉頭阿！

坐在駕駛座的老闆呵欠連連，用劣質機器錄製的粗糙廣播重複播送著單調平板的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好像來自遙遠世界的聲音。老李聽久了，頭好麻。

只剩最後一棟樓了，低頭看著滿載的表格，迫不及待想趕快回公司交差，組長看到一定沒話說的，趙小姐休想再說他不認真了。

「爺爺，你在做什麼阿？」身後傳來銀鈴般的稚語聲。

老李轉過身，一個約及腰身的小男童滾動骨碌碌的大眼瞅著他。

「爺爺在抄瓦斯度數呀，爺爺每兩個月都會來這裡抄一次度數喔，抄好了才能統計出爸爸媽媽要繳多少瓦斯費。」老李彎下腰摸摸小男童的頭，男童對他露出純真的笑容，他突然想跟他分享好多好多事。

「弟弟，你看現在天上飄來一大片烏雲對不對？代表要下雨了，趕緊回

家吧，記得，以後如果看見燕子飛很低、貓在洗臉，聽見青蛙叫不停，都是快下雨的跡象喔。」

老李覺得自己將來一定是個很棒的爺爺，他會教孫子許多人生道理，還會告訴他們很多老一輩才知道的生活智慧，這些東西，年輕人哪裡會懂？

小男童的大眼睛依然骨碌碌轉個不停，他抬頭看看老李，上揚嘴角慢慢回到原點，然後用清亮的童音大聲對老李說：「爺爺，你好囉嗦喔！」

說完就一溜煙不見了，只留下還沒抄完度數的老李呆站原地，仍憑風把他捏在手裡的紙葉吹得啪嗒啪嗒響。

評審評語／黃致中

抄表爺爺的日常小段落。作者擅長細膩地描繪人物每一刻的所思所感，這部分值得稱讚；但敘事略嫌瑣碎，最後的收尾力道也不足。若擁有一顆解像力高的鏡頭，就不妨思考一下要用它帶領讀者到哪裡去、看見什麼呢？單是細膩還不夠，如何善用它去發現那些值得描繪的片刻才是重點。